

唐人說薈

濟蒼題籤



唐人說本

青雲閣藏
卷之四

瀟湘錄

唐 李隱撰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可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約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蝦蟆亂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約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約宮人及所監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約壺於城中賣約得錢而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即飯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約者無不愈或自遊江岸開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

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眾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去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湏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專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命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遽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

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仔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曰：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世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車絃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

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閹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難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焚燹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侈不節。德義不修。雍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宗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嬪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耶。我來自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斌之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饈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

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啣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偏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此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贊家以告。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克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為過。薛贊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耶。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果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白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盡殺薛贊家屬。惟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

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

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為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為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秉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為生。死之日。不以死為死。其生也既異於眾。其死也亦異於眾。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功臣列士孝子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者。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效。無貞無烈。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而輒至趙氏寢室。既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

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真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趙氏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入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憩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一曰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閒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珽秀才也李特黃真即我同鄉之二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珽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聞高論我寔疑之黃家兄弟竟是誰也其君輩人耶非人耶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王

精也。黃真卽金精也。李特卽枯樹精也。儒服子卽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
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怯。故聊得從
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語耶。鄭適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
為吟風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塚壞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珽覽詩愴然
嘆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嘆。怒而去。適亦
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門下。迴顧已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皆中劍而踣。
惟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杯在路旁。珽拾得。至長安貨
之。了無別異。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
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
旁古墓間。忽有一少年子。携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
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
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桃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
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為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
大臣推戴。欲以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為天下王也。設

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群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又曰欲安天下寧群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邪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岷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環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關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却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勣者恒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眾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恒陽人一日引眾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引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勣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勣左右曰張將恒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勣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勣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恒陽王女為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

原野欲避繁襍。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恒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恒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即留對曰。留婦人。即不可。欲閉即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闢。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何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為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與我陰軍競力耶。勅力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為盜。奚不以眾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眾擁我為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為將。數年而卒。

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為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鴈連聲。布衣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照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髦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嚴

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吟此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酌長安酒榮華零悴又奚為老叟乃歎笑與布衣携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馬舉鎮淮南曰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遂坐而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仇若不知是又何作鎮之為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足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盈虛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為列藩連帥當有為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為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為帥者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凶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力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取敵若深測此術則為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也叟曰余南山水強之人也自幼

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為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去。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分。左右召之。見室內惟一棊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其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焚之。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嘆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亦自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謂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睹也。徒聞秦始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為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偶純陽。

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饑寒為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游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之絕。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因每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近七旬。旨每缺。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二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舊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

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為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為親乃為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日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攜帶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往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廬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為一大鼠走出。至曉復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聞其夜化鼠走去。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家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

珍饈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携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聞之忻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飼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棲畝人無乏絕又何飼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置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痴之名喧嘩於人口故以此真言以悟君亦緣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是存游說之志讀孫權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削人者則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作矣必以賢愚有別慎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纔曙遽辭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博飲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亦疑是誤相